



致敬！无悔的青春

□ 李剑

汪国真在《青年》一文中这样说：“我叹世事多变幻，世事望我却依然。”不知不觉已过了知天命的年纪，青春应该已散场了吧，但我依然喜欢默默地回首，在泪眼婆娑中向青春致敬。

曾经像初升的太阳，浑身散发着朝气蓬勃的气息，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，我们不断攀登跨越，用知识武装头脑，带着坚定的信念去憧憬美好的未来，曾幻想整个世界都是我们的，为实现理想挥洒着不竭的力量。难忘校园里的青葱岁月，我们怀揣梦想，每周都要背上一包果腹的干粮，灯下苦读，课堂聆听，运动场上绽放青春，图书馆里遨游学海。如今，我们亲手栽下的幼苗已长成栋梁，门前奔流不息的小河送走了一届届莘莘学子，仍坚定不移地把母校守望。一路走来，无论是小学、中学还是大学，那一摞摞奖状证书似绚丽的光芒，组成了缤纷的青春。师生聚会坚持了一年又一年，每每谈起学生时代那激情燃烧的岁月，大家都感慨万千，眷恋流年。缘值得惜，情依然浓。

青春为事业绽放，努力就能成就梦想。工作后走过的五个县区都留下了青春不可磨灭的印痕。特别是在兰陵的六年，记忆犹新，收获满满，情义深长。

忘不了组织部里的灯光、观摩会的现场、攻坚克难的艰辛、招才路上的希望……那些欢笑和泪水谱写的青春交响曲，终将是生命历程中最华丽的乐章。大家精诚团结，奋勇争先，干部选任、基层组织工作爬坡过坎，跃入先进行列。科技工作认真落实“突破兰陵”战略，由全市考核倒数成为领头羊。人才工作更是大放异彩，使这个传统的农业大县焕发出勃勃生机。火车上偶遇中科院院士、北京科技大学教授葛昌纯，我们6次进京，终于用真诚、热情和执着，促使葛院士在兰陵县设立了“院士工作站”。我们渡重洋，赴上广，引来了张二利、朱锦、张中标、王玉强等高层次专家，构建了“企业搭台，人才唱戏”的“兰陵模式”，实现了全市人才工作的重大突破，兰陵也因此荣获“全省人才工作先进县”的殊荣，先后在上海、苏州、杭州、北京成立了四个驻

外党委和招才引智工作站，开创了全国的先河。如今，40多个流动党支部，在党员管理、维护稳定、双向沟通、为民服务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，让在外务工的40万群众和2000多名党员感受到了家的温暖。2011年“七一”前夕，驻沪流动党委还被中共中央授予“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”称号，掀开了兰陵党建工作的新篇章。每每谈起这些，心里总会油然而生出一丝欣慰和自豪。

党的十九大代表、“时代楷模”王传喜，全国劳动模范诸葛茂玉……群星荟萃，典型引领，他们的事迹在神州大地广为传颂，无论是在春晚的现场、人民大会堂，还是国庆阅兵的彩车上，都有他们骄傲的身影，通过工作和他们建立的友情没齿难忘。国家4A级景区压油沟、代村国家农业公园、装备智造小镇的成功打造，无不凝聚着我们青春的智慧和力量。

卞庄、尚岩、神山……那里有我耳熟能详的17个乡镇、1000多个村庄，朝夕相处的老领导、老同事，150万勤劳勇敢、重情重义的人民，驻外党委热情纯朴的老乡，还有长眠在文峰山上的英烈，大棚温室里的瓜果、兰陵古镇的酒香、会宝岭水库的帆影、抱犊固的秀色、郎公寺的钟声……这份山山水水、乡土民俗酿就的款款深情，已成为青春季最美的回忆，将永远珍藏在我的心灵深处。

挥别兰陵，奋战罗庄。“五路一河”改造提升工程是2017年全区优化营商环境、提速发展、惠民利民的民生工程。忘不了彼时的三百多个日日夜夜，我和领导、同事们一起调查摸底、分析困难、研究土地征收等政策，奋战一线，靠前指挥，现场解决建设施工中存在的问题。虽然人晒黑了、累瘦了，双鬓泛起了霜花，但是工作推进蹄疾步稳，势如破竹，积极稳妥地搬迁民房7000多户、140万平方米，新建安置区6处，创造出“稳准快”的罗庄经验。

离开罗庄后，我曾多次驾车重走“五路一河”项目新区，映入眼帘的是整洁宽敞的马路、苍劲挺拔的行道树，五颜六色的花海点缀着大街小巷。陷泥河畔柳青波碧，湖光山色，八街九陌星罗棋布，一座

座高楼大厦拔地而起。尤其是夜间，小城仿佛披上了宝石镶嵌的霓裳，一条条街道也都变成了皓光闪耀的银河。虹影闪烁，流光溢彩，双子楼发出的光芒冲破云霄。置身于斯，顿感神清气爽，赏心悦目。昔日的艰辛与汗水，这一刻都化为幸福与欢欣。

前些天参加了一对新人的婚礼，现场鲜花簇拥，珠帘闪烁，灯光璀璨，歌声、掌声、欢呼声此起彼伏，场面隆重热烈。新郎新娘才貌双全，珠联璧合，听着主持人热情洋溢的贺词、一对新人掷地有声的誓言和那些戳中泪点的表白，禁不住热血沸腾，好像自己又回到了走进婚姻殿堂的那一刻。我自豪，曾经也是一位英俊潇洒的新郎，身边也牵着一位美丽善良的新娘，没有豪车，没有乐队，没有炫舞霓虹，我们的婚礼虽简朴，却终生难忘。当年长辈和朋友的祝福依然清晰，许下的诺言犹在耳旁。

爱情是青春岁月不可或缺的花絮，无论你成熟得早晚，对异性总会有那种朦朦胧胧和怦然心动的感觉。我想起了大学里第一次和妻约会的局促，想起了山坡上的喁语、小溪边的缠绵、树林里的相拥，还有妻节省给我的菜票；想起了小师弟上课时从窗口递进的纸条，帮我情书上绘制的丘比特插图；想起了带着妻逃票乘火车、看电影的时光，那种紧张刺激的场景至今仍历历在目。风风雨雨三十多年，和妻一直不离不弃，虽然已有了孙辈，但我们依然延续着热情和浪漫，常常是左手携老、右手牵小，漫步在花前月下，自在逍遥。

我还想起了席慕蓉在《无悔的青春》里说过的一段话：“不管你们相爱的时间有多长或多短，若你们能始终温柔地相待，那么，所有的时刻都将是一种无瑕的美丽。若不得不分离，也要好好地声再声再见，也要在心里存着感谢，感谢他给了你一份记忆。”祝福所有人的爱情都能地老天荒。

依稀昨天还坐在父亲的肩头撒欢，训斥加嘱咐的声音还萦绕在耳畔。那个手拽风筝放飞梦想的少年不知不觉中已留在了山的那一边。半个世纪转瞬即逝，我们发已如雪，纷飞了眼泪，唯愿岁月如初，一直温暖到老。

从未再乘轮渡看夕阳（八）

□ 伊万

08 新疾病的治疗(3)

三月的第三个星期六，长发女孩再次出现在书店的门口。她神情中带着落寞与紧张，手中紧紧地攥着我写给她纸条。但好在她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和书店的位置。

“我来了。”

“先坐，我给你做喝的。”

她慢慢地在吧台的桌子旁坐下。她的眼袋明显加重了，脸也明显地瘦下去。一周记忆症的患者会因为失去记忆留存下的焦虑和不安被剥夺睡眠，从而导致记忆力的进一步减退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开心和幸福的情绪变得越来越稀少和难以抓住。得上一周记忆症的人不会忘记开心和幸福的感受，只是他们越来越难以在当下的时刻得到这些。

“我开始忘记很多的事情，比如我在哪里上的小学与中学，我家菜市场的门口摊主，卖得最便宜的究竟是西红柿还是黄瓜，以及一些我在学生时代关系紧密，但在离开学校之后再未见过和联系过的人的名字。但我开始搞不清楚这究竟是因为这些信息太久没有出现在我眼前，还是因为一周记忆症。很多事情我在没有得一周记忆症之前就已经忘记，原本去想起这些时也只有模糊的片段，我不知道。”

我暂时没有说话，把一杯冰美式推到她的面前。

她端着吸管吸了一口，接着说：“但这些其实也没那么重要。人们或许都是这样，对于一些长久未在眼前出现的事情往往都会很快地忘记。真正让我感觉到恐惧的，是我在忘记一些对我来说很重要的时刻。”

“比如呢？”

“我之前和你说过我有着叛逆的青春。但实际上在我刚刚步入青春期的时候我是一个十分守规矩的人。我相信规则能带来正义，相信规则代表的是正确的一方，我刻板地遵守和执行规则。但后来发生了一件改变了一切。在那之后，规则从我心里的金科玉律变成了废纸一张，尽管我在大多数时刻还会去遵守它，但我并不会去真诚地相信它。”

“规则终究是人设定的，执行规则的也是人。人不是机器人，违反规则的事在一定情况下或许也可以被原谅。”

“违反规则的事可以被原谅这句话，本身不也是另一种隐性的规则吗？我在初中的时候对学生会热情满满，当时我是卫生部的干事，负责检查各班的值日清扫情况。有一天轮到我检查自己的班级，我们班那天值日的是我同宿舍的同学，知道是我检查便放了羊，班里一片狼藉。我便没有丝毫通融地给班里扣了卫生的分数。我当时想，我的同学大概能理解我的铁面无私，并

在此后加以改正。但之后事情的发展却超乎了我的意料。她们开始在班里针对我，和所有人说我是班级的叛徒，不考虑班级荣誉，只考虑自己在学生会的工作。我被人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，但这还不是最糟的。”

“其实你并没有做错，你只是没有按照熟人之间潜藏的规则去通融你的舍友而已。”

“对，更糟的事情发生在夜晚。你知道，学生时代的宿舍都有夜谈的习惯，我不仅从夜谈中被排斥出去，还变成了夜谈中被反复取笑和讨论的对象。我的大声制止只能换来舍友的笑声。她们往往会大声聊天到深夜，我那段时间的睡眠很少超过4个小时。也就是从那个时候，我开始怀疑纸面上规则的合理性和正当性，以及规矩地执行它们是否可以带来正义。”

“这实际上是每一个坚守原则的人崩塌的开端。在实践你自己原本的原则的时候遇到他人的阻挠和破坏，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坚守尚且极为困难，更何况那个时候你还只是个孩子。”

“大概是这样。期末的时候我被迫离开了学生会，在全校的学生大会上我是被投票淘汰的那一个。第二个学期开始，我申请换了一个空的宿舍开始自己住。之后我的这件事情也慢慢地不再被人提起，一切慢慢地归于平静。这件事一直让我感觉很痛苦，你知道，自己相信的东西与现实的不匹配会动摇你相信的根基。对与错的分野似乎没有那么明显。在很多情况下被认为是正确的事情，往往在另一些人的口中又会是错的。其实一直到现在，我都不知道我应该去相信什么。但在原来的时候我一直觉得答案应该藏在这件事中，所以最近我开始慢慢地忘记这件事的始末的时候，我感到恐惧，因为这可能是我永远地失去答案的开端。”

“你有没有想过或许什么规则都不值得被相信。表面的规则，潜在的规则，去相信它们，你永远只是从一个笼子钻到另一个笼子里。那我们要去相信一个目标吗。对于美好的愿望，我们的相信应该永远秉承谨慎的态度，未来的美好不能解决今天的问题，而未来或许永远不会到来。”

“我希望你能暂时替我记住这件事，帮我思考这个问题。你说的有一定道理，但是也不一定是对的。”

她杯子里的冰块已经融化了大半，玻璃杯在木质的桌台上洒出一大片水渍。店里面的挂钟，钟摆轻轻摇晃了几下。

“你在放什么电影？”

“塔可夫斯基的《飞向太空》。”

“真是老掉牙了。”

“要不要一起看。”

“好。”

征稿启事

“齐迹”副刊为宣传推广齐文化而生。因为齐文化的兼容并包特性，她也接纳广义上的齐文化稿件，比如涉及聊斋文化、鲁商文化、黄河文化等与本土文化相关的内容。投稿邮箱：lzc_bfk@126.com，或登录“文学现场”网站，选择晨报《齐迹》副刊板块投稿。来稿请注明建设银行开户行、开户名、账号，联系电话、通讯地址、邮政编码。谢绝一稿多投。